

昨日晴空

◎ 二〇二〇级公安管理学一区队 吴芷雅

回家路上不经意抬头,被金光激滟的天空攥住了视线,已至日暮时分,霞光像被打翻的橘子汽水,橙红色的汁液喷洒得漫天都是,我驻足良久,直到光线完全黯淡,才恍然惊觉,有多久没有这样专注地看向天空了?仔细想想,上次像这样放空似乎还是一年前。

除了赋闲在家的老人,或许没有人比十几岁的中学生更爱看晚霞了。

傍晚五六点的晚霞极美。太阳坠入云海之中,汹涌、灼目的光芒也逐渐被淹没,只给薄薄的云浪镶上一圈浅且碎的金边。没有洗净的水粉盒被谁不小心落进了进来,粉紫色与橙红色的颜料被轻柔的浪拍开,浓淡交织的色团模糊了边界,整片海被晕染成了绚烂的玫瑰色。偶然途径的飞机是误入大海的小船,远远地来,远远地去,破开的一条白浪却留下了,悬停在高高的教学楼上空。

五点半下课铃响起,六点钟又要折返教室,即使只有短短的四十分钟,却也要到操场走一走。温柔的浪向前流,海底的人绕圈走。结伴而行的人手上大都拿着东西,一听可乐,半块面包,几粒软糖或是一盒曲奇。独自走过的人耳里一定塞着耳机,裤兜里的MP3播放着只有自己能听见的歌曲。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绕圈漫步,穿着短袖短裤的男生们在绿茵场中央循着足球追逐奔跑着,在篮球场上跳跃着将球扔出一条漂亮的弧线。女生们多在白色的横网前流连,小小的羽毛球在拍子间轻盈地跳跃,蓝白相间的排球重重地落在腕上,然后又飞向另一边。

其实每个人都并不特意为了晚霞而来,霞光却温柔地洒在每个人身上。于是,漫步的人、奔跑的人、跳跃的人,最后都抬起了头。还有更多的人坐在课桌前,当海水漫进教室时,一定会有人忍不住碰碰身边人的手肘,然后说道:“你看。”声音轻轻的,吵闹的教室却逐渐安静了下来。因为只要有一个两个人扭过头,须臾之后,其他人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看向窗外。

此时此刻,即使是再不合群的同学也没法否认,我们热爱这同一片云海,热爱这同一刻宁静,也热爱坐在身边的这同一群人。

我们在看什么呢?

我们又在想什么呢?

眼前的海不是真正的海,看海的人却是真真切切十六七岁的少年。自古黄昏日暮,都是文人墨客大发牢骚之时,然而少年人的口中却决计不会发出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感慨。当我们抬起头时,身边的一切就变成了被橡皮擦擦模糊的素描画,成摞的卷子、堆在脚下的书、拥挤的教室、逼仄的书桌、鲜红的倒计时牌统统失去了颜色,此刻,透过晚霞与夕阳,在这片瑰丽的混沌之中,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眼睛,那一双双眼睛闪着光,光里倒映着熠熠生辉的梦想与漫无边际的远方。再埋下头去,酸软的手又重新灌满了力量,触手可及的试卷压在笔下,魂牵梦萦的未来就在前方。

眼前这片天似乎和从前的那片海重叠了起来。我总是会忘记自己已不再是一名高中生,还觉得自己有着和从前同样的喜好,同样的热情,同样的憧憬,除了已脱下一身黑白相间的校服,一切都没有改变。但当天色真正阴沉下来时,我便意识到自己想法的荒诞。中学时代的我们会因落霞抬头,却从不会为天黑驻足,因为书声琅琅的教室里永远灯火通明、不见黑暗。

玫瑰花海前的铁门枝蔓缠绕,锁芯被精心雕刻成十八的形状,站在门外我们只远远望见花丛的秾丽,真正踏过才知脚下荆棘盘桓。落霞依旧还是绚烂而梦幻的,注视它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全新的光芒,天真和稚气有所损益,理智与希望则焕发新生。

然而,最美的晴空却终究永远留在了昨天,即使与之一同定格的是我们最不修边幅、素面朝天的那一面。因为那片天空承载着最独一无二的赤霞黄昏,那是真正纯粹的、属于少年时代的流光溢彩。

我丢了山坳里的星星

◎ 二〇一九级治安学一区队 陈昕逸

我现在正在开车回家,今天是我的四十五岁生日,时至今日我仍无比期待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。小时候,生日蛋糕是我不可能吃到的东西,别说生日蛋糕,就连饭我都吃不饱。而现在我的生活很好,我有一个温馨的家庭,一份稳定的工作,一套三居室,最重要的是我终于从穷山坳里爬出来了。

在前二十年里我的每一个的生日愿望是都逃离贫穷,逃离山坳。而现在生日愿望变成了别过春节,别回到那个在城里都能闻到穷味的山坳。不过今年的生日愿望可能要改一下了,听说山坳里的人都搬出来了,我终于可以和山坳永远说再见了。今晚,我决定和我的家人好好庆祝这一美好的夜晚。

泊车,上楼,蒜蓉香味钻入胸腔,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,我知道我的妻子必定是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蒜蓉扇贝。我喜欢它倒不是因为蒜蓉扇贝的味道有多鲜美,只不过是以前那个穷山坳里吃不到。不出我所料,桌上正有一盘肥美的扇贝还有一个水果蛋糕,妻儿围坐在餐桌旁等我回家。

但桌上几块绿色的草饼却一下刺痛了我的眼睛,那是山坳里的东西!我的火气蹭地蹿上脑门,一瞬我只觉呼吸沉重,“你为什么要做草饼?你是在提醒我永远是我山里人吗?”怒火随着字句喷出,将周围氧气烧灼殆尽。妻子一愣,空气凝固,随即抓起手边的杯子摔下。在杯子摔碎后的一瞬,夜又归于静,一轮明月框在一个小小方方的窗子里。我深喘着气扶着床沿坐下,此时还能感受到刚刚因怒吼而产生的胸腔剧烈起伏。

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夜晚,父亲总是搬两条长凳到院子里,我和他前一后躺在长凳上看星星。春风醉人,也醉了星星,星星如闪亮的眸子,铺满整个夜空,有些甚至藏在幽青寂静的大山后。那时父亲对我说:“脚

下的土地与我们血脉相连,山坳虽然穷,但它却养活了我们山坳的所有人。”我对父亲的说法嗤之以鼻,心想我以后可不和穷山坳有任何联系。我继续看着星星似碎钻般点缀着天空,这是山坳里唯一不像城里的东西。

十五岁那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,为了能顺利攒下读书钱,我每天都会去河里捞鱼拿到镇上去卖。我用脚步计算那条去往集市的路,我清楚地记得去集市的路要走十七万步。夏天夜雨滂沱,第二天的土路自是泥泞,一脚踩下去,一个大大的脚印在黄泥路上就显现出来。在路上摔倒是常事,裤角上全是泥点子也没关系,我仍捡起背篓愉快地向集市赶,因为我在走出山坳的路上。

四岁的孩子悄悄打开房门,跑来伏在我腿上向我解释妻子是在路上看到家乡的草饼,念我家乡人已全然搬出山坳,念我了却心愿,念我偶尔会想念家乡才买了草饼。

城市的夜晚永不停歇,偶尔能听到夜里汽车鸣喇叭,只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星星了,空中微弱的星光早已湮灭在灯火通明的夜晚里。回过神来,孩子正在拂我脸上的泪。

许久,孩子问:“爸爸,为什么我看不到星星,书上写的星星都是假的吗?”

我轻答:“因为城市的光太亮了遮住了星星,而且城市里的大人们太忙了都忘记了看星星。这周末爸爸带你回老家,山坳里的星星特别亮。”